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

宋王稱撰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揚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

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選於嬪妃而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

烏虜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從孫因  
附於此又有田畫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畫字丞君以  
世父況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訟  
者畫躬自剖決撫以慈惠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間監廣  
利門浩除言官畫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  
君為何官浩媿謝既而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變畫乃  
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

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畫會潁昌中塗自云得罪畫亟往浩具言諫立皇后時我之言戇矣上於是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召為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數羅致之畫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語曰彼尚不肯見丞相誰敢易

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淮陽軍卒於治所年四

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穎悟力學舉進士為成都府  
教授代還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厲名節元祐中  
公卿薦其才召為太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  
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言者以熙豐為非今日言者  
以元祐為非是皆一偏也願擇其中除監察御史章惇  
專權擅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

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  
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  
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  
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  
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  
無耻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  
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為言官  
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

子之所為哉大饗明堂哲宗欲以劉妃從祀齊宮安民  
言非所以示觀瞻也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  
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  
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哲宗謂安民曰卿嘗  
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  
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  
臣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敦逸再  
為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



元祐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用事  
改通判鄆州入黨籍卒年七十子同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為湖州書記久  
之用蔡卞薦召為大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  
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人不取輒議瓘因對  
以謂今日以前既往之迹便為古事道常然而不渝事  
有弊而必變故堯告舜舜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  
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為

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拓宗感  
悟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  
秦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  
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遂  
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  
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  
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  
為國是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惇懷異不忠宜因其

辭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為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輦陷於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復宜定其罪御史龔夬言蔡京罪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皇太后已歸政瓘上疏謂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至今與政也罷監揚州糧料院改

知無為軍。璿責之日方喪，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賜璿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怒，罷知秦州，尋主管冲祐觀。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彬州，監中獄，廟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璿所辨日錄事，著尊堯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

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迨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已識者重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悉如其言瓘有詞辨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為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希於紹聖初掌

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悖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毀敗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忿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今紹

聖人才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為太僕寺主簿遷監察

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  
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洺州徽宗立召為  
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寶  
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躋之黨事  
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以問學氣  
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  
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最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



任小任者也伯雨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舉進士調清江  
簿知雍丘縣召為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  
身為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自括宗疾勢  
彌留中外怵懼惇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以安國勢  
乃乘倉卒輒逞異意逆天拂人輕亂名分睨睥萬乘不  
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  
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  
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

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奸邪之志危疑之  
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有過  
於惇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括宗之疑似  
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括宗有欲黜太皇  
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  
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殆無以明括宗之德  
彰陛下友愛之仁卞亦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  
以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至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號不可不為鑒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隍鄴之地以安邊息民會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曰聖人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而消變

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  
乞攬權綱專威福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  
化為休祥矣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  
論其罪又論堂除猥衆侵吏部員闕內降稍多或恐詐  
傳敕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為戒王覲  
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修今中  
丞為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  
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為之是諫官

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也尋出知虢州  
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以星  
赦移道州以八寶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  
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  
治體號戇草云子象先申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舉進士為春秋博士樞密  
院編修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即位召對除著作  
佐郎遷右正言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

之論孝者必曰法法者紹復神考然後為孝於其父有  
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法亦隨變而欲纖悉紹  
復於神考則法將弊於偏要之久必有不便於民而召  
怨者民怨則辱先烈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  
變革以便百姓不為無補於國陳瓘執義論諍以去小  
人不為無益於官禁瓘實士論與之光則人心歸之請  
還陳瓘以慰士論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竊  
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

人又欲正其名以自售曰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引用  
私黨蔽隔賢俊假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奏今遠略  
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  
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庭堅乞用蘇軾蘇轍徽宗問安  
所受遂忤旨除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降通判陳州  
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又移象州內徙  
復州以星變赦還里卒年五十七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

常博士除右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也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至若挾情肆誣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



語有之官事私讐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  
忠臣乎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已而上疏曰括  
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  
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  
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  
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  
迫天下為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  
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落

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陰  
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  
有元豐紹聖為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朋立矣  
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  
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  
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蔡王似府史語言指斥徽宗送  
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蔡王上疏極言其事語  
在蔡王世家疏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召入為左司員外

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公望與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卒

臣稱曰諫有二諷與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言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千慮一失之間則必因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為讒邪所蔽而忠臣碩士覩行事之乖違與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切冀以動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不免於竄逐者

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於後世  
名聲卓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一

宋王稱撰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也舉進士為錢塘尉入為  
崇文院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  
擢起居郎出使遼還拜中書舍人與弟卞對掌書命以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  
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劊子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

會珪言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改免役法復行差役法京於五日內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諫言其尹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州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

雇役遂定下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  
除戶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法差雇之弊京言諤  
以為弊者蓋非今日乃前日之弊前日之弊謂熙寧元  
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所不忍聞也諤緣是罷諫  
職文及甫獄起京究治以及甫與邢恕書謂劉摯有大  
逆不道之謀京鍛練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  
通中人陳衍之徒躡取高位變先帝已成之法廢受遺  
顧命元臣以翦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姦黨雖已竄逐而



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幸被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宣仁后殿內臣也惇下遂欲追廢宣仁后皇太后皇太妃皆爭之哲宗乃已而劉摯梁燾同時死於貶所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幾執政矣曾布知樞密院密言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

原府皇太后詔令京畢史事留不行數日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習瓘坐逐京亦出知永興軍徙江寧府頗鞅鞅遷延不之鎮御史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明年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崇寧元年改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修國史鄧洵武朋附京進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擢拜尚書左丞遂代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拜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悉用其黨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監牧每一事輒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於此乎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貢舉法令郡縣悉放三舍攷選置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又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按所齎持或為緡錢數

十萬至變為流丐有赴水及縊死者南開黔中築靖州  
西收青唐奪湟川鄯廓又取牂牁夜郎地以為平允從  
三州而內侍童貫始用事擢領節度使凡內侍寄資一  
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鑄當十大錢小民者利亡  
命犯法者紛紛章凜子緹以私鑄置之法黥配海島侍  
御史沈疇坐治緹獄失意削官羈管者六人陳瓘子正  
彙亦以上書竄海上威福在手道路以目累遷司空封  
嘉國公于時元祐羣臣貶逐死徙略盡矣京第其罪狀

兩等以司馬光為首指為元祐姦黨請於徽宗而刊諸石寘文德殿門又自書為豐碑放之天下初徽宗以日食下詔書言者頗論熙寧紹聖之政於是又籍范柔中以下以為上書邪等凡名在兩籍者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至近甸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徽宗常出玉璣玉卮以視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璣皆石晉時物指以

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徽宗曰朕此  
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  
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  
之不能納忠類如此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  
懼仆所立姦黨碑罷京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  
使中太一宮使封魏國公大觀元年復為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以南丹州莫氏納土拜太尉徽宗受八寶拜太  
師三年復以中太一宮使罷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

錄改封楚國公四年彗復出奎婁閒御史石公弼與張克公論京罪貶太子少保語在石公弼傳京遂出居杭州復太子少師政和二年復太師召還賜第京師京奏已蒙恩召還而前宰相張商英尚譴遠方臣與商英神宗朝同時遭遇舊人無幾乞放還便識者以京為不情未幾落致仕令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徙封魯國公初國朝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是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

從中而為之者議者已非之矣至京則又作御筆手詔  
焉京益專政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擬而丐徽宗  
親書以降出也違御筆則以違制坐之以壞封駁之制  
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至有不類上札者而羣下皆莫  
敢言又更定三公三孤之官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  
廢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蔡確皆為  
玉堂後更不復立額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  
疏論之即貶昭州用故省吏魏伯芻提舉權貨務令作



泛料關子百萬緡進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又言於徽宗以為內外泉貨所積為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立明堂鑄九鼎修方澤建道宮作太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伍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數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石公弼張克公之論京惡也京憾之不置徽宗覺之用克公為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令御史察吏

部稽違事毛舉細故以為克公罪徽宗命削侍郎以下  
官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校轉般破產事戶部  
侍郎陳彥文言其詆毀先烈京慮徽宗見公弼姓名必  
庇之但泛言乞責襄州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欲  
以宮室求媚召童貫輩五人諷以禁中偏側之狀貫輩  
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所五人者  
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尚於是崇大宮室苑囿  
改建延福宮浸淫及於艮嶽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

拜京子攸條脩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條尚帝女他  
至侍從者又十人廝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尚方賚  
予無虛日輕舟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  
京表謝有主婦獻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  
却之語殊以為榮遇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居四年又  
起領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  
老目昏不能事事悉決於子條條時為龍圖閣直學士  
兼侍讀威福自恣多引其賓客置要官建議牴牾貢司

於宣和庫括四方之幣空府藏所有以實之以為天子  
私財超拜其婦兄韓昶為戶部侍郎白時中李邦彥為  
相皆不能堪先白罷條侍讀以撼京京尚未有引去意  
徽宗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旨京泣曰上何  
不容京數年必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  
奏請罪徽宗降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攸以太保  
領樞密院事欽宗即位諫臺論京誤國滔天之罪責授  
祕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徙

韶州又徙儋州其子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倬尚武德  
帝姬以駙馬都尉特免竄換深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  
而卒年八十京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  
自奉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  
必見徽宗叩頭求哀無復有大臣廉耻事北事之萌也  
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起  
釁冀事之不成得以自釋也暮年即家為府諂佞干進  
者伺候其門輸貨僮使以得美官者不可勝數綱紀法

度於是大壞卒為宗社之禍云弟卞子攸脩

卞字元度與京同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子妻之  
張璪薦其才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博士除集賢校理崇  
政殿說書尋同知諫院為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  
給事中哲宗即位除禮部侍郎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  
閣待制知宣州改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  
召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實錄院修撰拜尚  
書右丞遷左丞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

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興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徽宗立御史龔夬諫官陳瓘任伯雨皆論下過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伯雨又言惇下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于時言者又論下懷謖迷國醜正背公援近姦回竊據要利已所不喜指為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斥流放禍及子孫慘刻之風寔以成俗

遂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未幾御史陳次升言  
哲宗皇帝責任執政卞造朝奏對不迪之以先王之典  
而迪之以殘忍殺害之事巧計既行凶燄益熾竊弄威  
福專報恩讎有譽安石之美者登之顯要有議安石之  
短者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  
之姦吏更倡迭和相倚為重毒流天下卞實啟之又諫  
官張庭堅亦言惇卞盜權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  
之惇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



提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揚州兄京為相復資政殿學士召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徽宗問鄩湟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將對曰王厚可徽宗從之遂復鄩湟童貫除陝西制置使卞奏貫本無所長朝廷乏人何至遂用宦者他日誤邊計者必貫也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踰年知江寧過闕留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大觀中除觀文殿學士知壽春府言者論其尊禮妖人張懷素降資政殿學士提舉太清宫俄起

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大名府繼知揚州召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遷開府儀同三司移鎮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子脩仍當京用事時夤緣僥幸致身侍從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以俟王過王以問左右言其為蔡承旨子心獨善之及即位寔有寵遷鴻臚寺丞崇寧三年除祕書郎俄以直祕閣提舉醴

泉觀加集英殿修撰明年拜顯謨閣待制進直學士京  
罷相攸亦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攸為  
學士明堂成以攸與討論陞為大學士遂拜淮康軍節  
度使徽宗將斥去京用中書舍人王安中為御史中丞  
使劾京攸時直宣和殿通籍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間  
為父扣頭懇請徽宗乃已徙安中為翰林學士京復安  
職其後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  
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

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執舒  
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  
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  
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  
於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  
官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少保進見無  
時益用事便辟走趨或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  
井淫媠謔浪之語妻宋氏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

方是時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為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謂功業可立致入辭之日指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是見賜徽宗笑而弗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少傅判燕山府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歸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徽宗欲相之既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將謀內

禪親書傳位東宮字以授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時中  
輩在側徽宗躊躇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  
即約李綱共為之議遂定靖康元年攸從徽宗南下言  
者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敏為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  
功贖過徽宗既還攸責大中大夫提舉明道宮繼貶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欽宗必欲誅  
之命御史陳述即所在斬之攸死年五十

脩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大學士欽宗受禪之

初正有外患脩輒條上陝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  
欽宗西幸欽宗將以為永興帥會報敵破濬州徽宗倉  
卒南出兄攸忌脩或成功即託徽宗旨請以脩知鎮江  
府既而有復辟之謗與攸俱被誅

臣稱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莽之竊國命也制井田  
更錢幣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以誑耀其君卒  
移漢祚京為相大氐亦用此術馴致敵國交侵天下大  
亂下造謗興獄誣害忠良以罔上欺下攸孽子佞臣誅

死宜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為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

為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辨既而諫官奏故相蔡確作詩  
訛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謫通判徐州徙知楚州入為  
國子司業遷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哲宗祔廟翰林學  
士曾肇等議遷宣祖挺之言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  
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以順祖  
而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  
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遷翼祖上與  
哲宗皆神考之子則宣祖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清臣

是其議議乃定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從之臣無  
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  
請先行本朝張知白為從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  
知白因請自行願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遷  
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為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居數  
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會彗見西方其長竟  
天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

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  
息一日徽宗臨朝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外裔生隙釁  
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  
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  
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  
大學士佑神觀使未幾而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  
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兄唐英字次公舉進士

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英宗時首上書戒上以  
無顧私親稍擢御史裏行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  
政要宋名臣傳蜀檇杙行於世商英少受學於唐英中  
進士第調通州簿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權檢  
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  
宗厲精政事廷臣片言悟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  
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

之則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願陛下與大臣  
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不已一事復興雖使  
裨謀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算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  
禹治水稷播穀臯陶典刑益掌山澤契敷五教垂共百  
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靜以終之故曰夫何為哉  
今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為而未行其所以無為此臣所  
以拳拳為陛下道也會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有詔  
糾察鞫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陛下收還主柄自

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脅遷為兩府耳目則天下幸甚神宗為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全府乞出神宗難之降光祿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滿之所業託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為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為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時來之邵為其

子娶蓋氏以蓋漸為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  
之邵出知蔡州商英移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  
商英遣人與蓋漸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起知洪州  
除江淮荆浙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徽宗立除中書舍  
人以龍圖閣待制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為言者論列落  
職知隨州召為戶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  
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為相商英與京在神宗朝為檢正  
雅有契好及是同在廟堂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

有身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  
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  
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大觀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  
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  
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  
不見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英為相務更蔡京

事而減省用度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  
商英不可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  
勲勞則別立昭宣使寧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  
銜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陰搖先烈政和元年罷  
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  
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復觀  
文殿學士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欽  
宗即位特贈太保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其進

本熙豐豈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台州推官久之為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學博士諸王府記室遷侍讀徽宗即位拜寶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遷尚書初徽宗即位日食正陽之月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十人蔡京為相忌惡正士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使其心腹之黨攷定之分邪正二

等以同己者為是異己者為非列置黨籍執中亦言上書邪等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四年為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謂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姦賊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彼執中何為者邪是猶以蚊負山也陳瓘著尊堯集有旨來取執

中請治其罪鄧洵武蔡蒞陰助之權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於是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唯張士遜以太傅鄧國公就第徽宗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為徽宗言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薨年七十四贈太

師清源郡王謚曰正獻子正同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舉進士除真定府教授紹聖初為太學正遷博士徽宗即位為大宗正丞擢禮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學士大觀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踰年知院事貴妃正位中宮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政和三年再知院事累



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自張商英罷相  
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  
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即詔起復八年以西師  
奏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神觀  
使封崇國公宣和二年權領樞密院事未幾為真進少  
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  
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  
復燕雲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陳不可又謂

京曰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欲快己意爾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遽興此舉公今若導上棄約復燕無乃不可乎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之多故有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為多乎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初後復經七

年用八十萬億公豈不是思乎京曰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國之兵屢敗國勢危感王黼為相力主其事欲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為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為不可王師既出撫定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曰文正子脩年億年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為真州教授遷

太學博士徽宗即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卞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徽宗遂緩其獄擢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邇英遷給事中徽宗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夫曰臣孤遠疵賤荷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陛下今紹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願陳力其間徽宗可之除禮部侍郎尋見詔求真言正夫條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歛戢干

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部尚書時顯恭皇后在殯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樂文移倨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觀三年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西行夾錫大錢物價翔踴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即日罷之徽宗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寬民力命鄭居中為太宰正夫為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充中

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詩寵之疾作卒於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憲自正夫去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稱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之階也自崇觀以來宰秉歸於蔡京挺之雖能知京之姦而莫能誰何商英繼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容是果可以責其相業者哉天

下之禍固不自已而作然亂階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  
謂兵禍不可結盟誓言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  
燕山之獎何哉於虜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

宋王稱撰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譽靄然舉進士為充饒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承旨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先是西北邊帥辟官或任



非其重康國歎曰並塞尤當擇人誠得人邊鄙無患奈何欲私所厚善乎終於位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

劉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哲宗時為太常博士國子司業徽宗即位為衛尉少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闊略者御史中丞錢適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逵以適言為非除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

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書侍郎時蔡京罷相國柄達主之於是言者論達謂其乘閒抵巇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達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達取為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達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達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昭先烈而達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

間致位輔弼於達厚矣達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  
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  
州泰州起知杭州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  
官稍遷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除給事中御  
史中丞上言天縱陛下將大有為手詔屢下比以十數  
其惻怛願治之意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  
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

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  
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罪重為譴罰  
則令行而朝廷尊矣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此徽宗以  
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諤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離  
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  
令令行於唐甚備本朝太祖建隆太宗興國皆行之宜  
敕有司以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諤言禮記月令八月  
中氣日在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

以致人主萬壽之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禮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饌非古禮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饌非古禮乎大觀初為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名云林攄字彥福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為敕令所刪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為相置講議司辟攄為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

道以攄使河北陞辭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留不遣擢起  
居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朝廷用兵西  
方遼人遣使為請命攄報聘攄至北廷盛氣言曰夏羌  
數寇邊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  
副勸和之意北廷君臣皆不答及辭遼主欲為夏人求  
復進築城砦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  
今還之乎敵不勝其忿既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跪受  
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以醜語遼主曰

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絕供餉水泉汙不潔以饑渴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使還朝廷不以攄生事為罪乃除禮部尚書遼人以書言於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召為開封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顯恭皇后崩徽宗成服舉哀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攄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故事宰臣宗室之喪皇帝

持服殿中衛士服紫繡袍令於中宮何疑議者非之集  
英殿賜進士第攄當臚傳有姓甄而呼為堅名盜而呼  
為快者徽宗指曰卿誤邪攄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  
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  
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揚鄆二州進觀文殿學士拜慶  
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九贈  
特進攄為人很愎既退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責  
幹吏備償吏訴於朝為士論所耻靖康元年以攄蔡京



死黨追貶為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滄州教授又為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召對除右正言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不迫徽宗多聽納遷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為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日久邊備不脩而敵使再至為羌請地朝廷以備邊委師仁師仁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吏駭然莫知所

為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舉衆十餘萬不日而成其  
他戰守之具無不飭備而人無知之者召為吏部尚書  
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佑神觀  
使卒年六十五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為文簡古有西漢風崇  
寧初為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  
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求戒監恩寬疲民節妄  
費戚里毋與政閣寺無假之權徽宗嘉納之遷侍御史

西夏寇邊高永年死於敵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既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侯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實案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輕敵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戕其支體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徽宗即日赦仲武等蒙還遷刑部尚書進戶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

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為相御史中丞蔡疑力詆其私事商英丐罷且辨其誣有旨與疑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疑雖言官從臣也今使之廷辨豈不有傷國體哉徽宗然之尋出知亳州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於時宋江寇京東蒙上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曰蒙居閒不忘君忠臣

也起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為弋陽尉旋除  
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由大司成  
拜翰林學士遷承旨不閱旬除尚書左丞踰年遷中書  
侍郎方是時王黼為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  
其不省墳墓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  
宮起知福州引疾再領宮祠卒年四十九

臣稱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

勢遂熾立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  
元祐紹述先烈為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  
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烏虜小人之急  
售其才而者利不已終以亂天下者自古蓋亦多矣而  
崇觀政宣之間為特甚焉於斯時也賢人君子擯廢不  
用甘錘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

宋王稱撰

列傳八十七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為隴干巡檢戰沒以兕為右班殿直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為巡檢以功稍遷左藏庫副使夏人舉國入寇環慶保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



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叛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熙河用兵以兕策應攻破河州大首木征聚兵于郎家山兕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兵直前兕請先破撒宗城用其言一舉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思立之役以功累遷皇城使交趾寇邊師次富良江賊以輕

艦度兵合戰兕與諸將帥精兵鏖擊之賊不得登者盡  
擁江中以功領雅州刺史瀘南乞弟叛兕以功領忠州  
團練使俄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改鄜延哲宗即位  
拜東上閣門使移熙河鬼章據洮州謀言青唐欲將兵  
由講珠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兕自河州率兵破六逋宗  
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遂洮州  
之援鬼章就擒遷四方館使再移環慶進通州團練使  
改涇原總管移鄜延路卒年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兕

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好  
顏真卿書曰吾慕其人耳弟麟子雄右俱仕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寶死事補三班借職稍遷左侍禁王韶  
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  
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韶大會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  
降羌叛報至韶目麟曰破敵者飲此麟欣然盡卮酒擲  
甲馳去食未竟斬數百級還報韶大喜舉軍盡驚從定  
岷山又為諸軍先木征塞河州路攻香子城急命麟往

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谷瓊欲速進麟曰此險疑有  
伏吾固緩以圖之遽前必墮計中瓊不聽勉與俱入伏  
果發瓊遂戰沒麟獨格殺數十人身被數創督戰益急  
士益用命卒解香子城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  
李憲討鬼章以功遷皇城使從復洮州擢涇原路兵馬  
鈐轄兼知德順軍以師援李憲兵為前軍賊兵十餘萬鋒  
銳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臨以大軍之  
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

已破賊衆聞歡趨麟度憲不遠鼓而出戰方酣大軍沓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為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改環慶路王師問罪西夏麟與劉昌祚皆為涇原行營總管聽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為諸道先數日遵裕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卒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

入為前出為殿戰嘗為最而麟實將之諸將得罪例降  
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與昌祚有隙凡軍事輒  
沮止以故不濟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  
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  
臣之罪人以此多之復為涇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  
功復故官為副總管時夏人請蘭會之地麟奏書以為  
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  
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

形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人兵壓境  
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  
去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拜馬軍副都指揮使  
建武軍留後紹聖中出師涇原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  
六十八贈太尉麟風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語喜司馬  
兵法為將沈毅多奇策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  
樂為之用事兄兕蓋禮兄弟並立功聲蓋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  
郭達帥廊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為廊延  
路經略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  
章綽帥太原築石門峽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  
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聽命於綽  
綽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以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  
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  
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節制奪十三



官而罷濠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差統將鬼名阿理監軍昧勒都逋皆西夏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銜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三千餘人簿所得十餘萬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請以秋葦川為砦南牟為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累遷明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據靈州徽宗召問可適可適曰易取難守計當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吾藩籬

已固委輸無阻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  
淮康軍節度使召為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年六十一  
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為弓箭手累級補  
都指揮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  
征交趾瀘南轉內殿承制元豐中大合五道兵趨靈武  
成將涇原選鋒賊守漫哆險以拒王師成出奇奮擊之  
至靈武有番酋乘馬馳突統制劉昌祚曰孰能為我取

此敵乎成即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奇之為涇原第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綯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敵既失地利乃縱兵圍成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血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鬼名阿理昧勒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

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疎財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補官數從軍與吐蕃力戰有功積官至禮賓使為涇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聖若主帥諜知舉事日檄仲武會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賊不來即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不悅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遷皇城使熙河路兵馬都監收復

湟州除東上閣門使知河州李忠與骨延戰不利吐蕃  
為王趙懷德及狼阿章聚眾數萬勢張甚仲武禦之與  
賊相持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  
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追之伏發大  
敗其眾斬三千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收復西寧州  
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移知湟州復還河州趙懷德狼  
阿章果來降遷滎州防禦使副高永年征西涼賊遽至  
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

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之免赴  
貶所未幾為西寧都護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偽王  
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境仲武詣貫計  
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若降可  
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  
具若稟命待報則失幾會奈何貫許以便宜臧征僕哥  
果欲降丐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  
武以兵度河挈偽降王以歸貫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

仲武終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金醖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醖授仲武召對徽宗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為閣門祇候復知西寧州移渭州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功累遷保靜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熙河涇原都統制夏人寇震武仲武却之除瀘州軍節度使以老請祠提舉明道宮未幾再帥熙河以疾卒年七

十三徽宗聞訃歎曰吾失長城矣謚曰威肅九子錫錡  
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熙河四  
遷為三班借職姚麟嘗與虜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  
水可活有泉近虜營隆潛往納衣泉中賊覺隆急持濡  
衣且戰得歸裂取水以飲麟麟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  
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兵應鬼章隆率衆先至  
斧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與夏人戰平夏



川功為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隆將前軍擊賊賊走保三城逐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賊解召見徽宗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隆論燕雲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祿以敗祖宗百餘年之盟好乎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邊將劉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

經營燕雲以問延壽延壽以可伐不可守可守不可久  
矧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忌之隆與  
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懾伏悉籍其戶  
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  
之虜大潰遂城鎮武遷温州防禦使為馬步軍副總管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鄆城人也以蔭補三班奉職為河北  
副將累轉內殿崇班知岢嵐軍稍遷西上閣門使知雄

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皇弓轉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遷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犯契丹童貫帥師巡邊至高陽關召詵問以計策乃言南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餘年今師出無名宜按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諤然乃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詵還瓦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世入敵境而敗詵勸師道斬可世以徇師道不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亂兵間

踰宿入雄州敵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誥不從節制責曩  
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詔貫班師會耶律淳死  
蕭太后立朝廷復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誥初  
議不戰獨不赦還後數月蕭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  
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怵怵有謀棄  
燕者徽宗於是思誥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  
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一百四